

章與句

上冊

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蔣祖怡著
蔣伯潛

世界書局印行

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第一輯之三

章

與

句

上冊

蔣蔣
祖伯
怡潛
合著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再版

章與句

(上冊)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蔣祖怡
蔣祖怡

發行人

李鴻瀛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世界書局

自序

我在浙江省各中等學校——舊制四年的中學，五年的師範，新制前三年後三年的初高級中學——教授國文，已二十多年了。這二十多年來，一般中學生國文程度的低落，幾已成爲無可諱言的事實。四五年前，我曾爲浙江省教育廳典試中學畢業會考的國文四次，覺得中學畢業生的國文試卷，大有一屆不如一屆之勢。論者往往歸咎於學制的改革，把四年初小，三年高小的期限，縮短了一年。其實，小學縮短了一年，中學已延長了二年；雖然大學的三年預科被廢除了，但這於中學畢業生的程度，是沒有影響的。或謂從前的中學生大都是家塾出來的，現在的中學生完全是小學畢業的，家塾可以說是專讀國文的，而且由教師個別教授；小學的學科較繁，花樣較多，學生已不能專攻國文，而且用的是班級教學；這便是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原因。這一說，頗有相當的理由。可是我們平心靜氣地想想：家塾裏讀死書的教學方法——只重背誦，不重講解，——比現代小學裏的教學法，優劣如何？家塾裏採用的教本——自千字文、百家姓以至四書五經——比現代的小學國語教科書，那一類適合於兒童的學習？即此二端，已足抵消上面所述的那種原因了！

我以為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主要原因，還在於中學本身六年內的國文教學，只重在教師的教，而不重在學生的學，只重在課內的受教，而不重在課外的自學。中等學校的國文授課時間，每週至多不過六七小時；去了二小時作文，只有四五小時了。講授選文，如果貪多求速，每週也可以講授三四篇。但這樣草率了事，囫圇吞棗，學生能完全了解嗎？能完全記誦嗎？不但食而不化，難期應用，怕嘔都來不及嘔下去哩！如果預習、試講、範講、復講、內容和形式的深究，以及默讀、朗讀、背誦、默寫，要樣樣都做到，一週四五小時，怕只能選授一兩篇文章。一學年不過四十多週，六年工夫只讀了二百五十篇到五百篇文章，國文當然不會有長足的進步了。何況大部分學生在教室裏聽講，和坐茶店聽說書一般，有興趣時，眉飛色舞，沒興趣時，便昏昏入睡；下了課，把講義一丟，等到考試時再來臨渴掘井呢！——所以我認為要提高中學生的國文程度，非提倡他們自學不可！非輔導他們自學不可！非養成他們課外閱讀的能力興趣和習慣不可！

可是適宜於中學生課外閱讀的讀物，實在難找。他們得不到適當的讀物，而自由閱讀的興趣又非常強烈，於是大多數學生盡量地閱讀他們自認為有興趣的小說，無論是武俠、神怪、戀愛、偵探等等，無所不閱，結果是無往不迷。雖然看小說於國文也不無小補，但終是所得不償所失。學校當局，或聽其自然，或竭力禁止，禁止固然無效，聽其自然也不是辦法。現在各初中差不多，以文心、愛的教育、文章講話、文章作法、詞和句

等，爲學生的課外讀物。可是這一冊，那一冊，各自獨立，並不是按照中學生程度，由淺入深，整套編成的；就各書的形式和內容看，也分不出牠們的深淺。所以甲校定文心爲一年級的讀物，乙校定文心爲二年級的讀物，丙校又定文心爲三年級的讀物，把牠看成萬應靈膏，什麼人什麼病都可貼的了。至於高中，尤其沒有辦法；許多教師只得將孟子、史記、戰國策、通鑑紀事本末，提起筆來，隨便替學生開一張書單子。

「我們得替中學程度的青年編一套適於自學的有系統的課外讀物。」這是近十年來我和朋友們常說的話。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會也曾發此弘願，可是除出了一冊民族文選之外，沒聽說編成什麼書。我雖有此計劃，因爲靠教書過活，工作實在太忙了，時間精力都無暇及此。二十七年春，富陽淪陷，避地來滬；斗室叢處，忽忽兩年。每和海上故人，浙東舊友，偶然談及，都說我左足既廢，杜門避難，大可趁此閒暇，了彼宿願。去年爲腦病所苦，瀕危者屢，不能執筆。今歲任教大夏大學，乃於課暇奮力工作。至於材料之蒐集，意匠之經營，文字之推敲，則兒子祖怡臂助尤力。陸先生高誼適主世界書局，許爲印行，期以年半，完成全書。不但可以了我十年來的心願，可以藉此硯田筆耕，易米以度難民生活，也可以在我避難上海的一段生活史上，留一個紀念。至於疏漏紕謬之處，還望中等教育界同人，不吝指正！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蔣伯潛序於滬西寓廬。

編輯例言

一、本叢書供初高級中學學生國文課外閱讀及一般程度相當之青年自修國文之用，定名為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二、本叢書分一二兩輯：第一輯六冊，供初中三學年用；第二輯六冊，供高中三學年用。各按學生程度，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三、本叢書第一輯共分三組，各自成一圓周：第一二兩冊為一組，以字與詞為中心；第三四兩冊為一組，以章句構造為中心；第五六兩冊為一組，以文體及作風為中心。舉文法、修辭、文體論，及初中學生學習國文之方法，對於國文應具之常識，冶於一爐，並顧到青年學習心理，以增進閱讀興趣為宗旨。

四、本叢書第二輯，每冊自成起訖，第一冊為「駢文與散文」，第二冊為「小說與戲劇」，第三冊為「詩」，第四冊為「詞曲」，第五冊為「諸子」，第六冊為「經」。以文學、子學、經學為經，以文學史學術史為緯，而文學概論、古書校讀、文藝批評等，均融會於其中。但仍顧到讀者的興趣。

五、本叢書可分可合，如按程度，自始至終，閱完一二兩輯，固可窺其全豹，得中學國文全部知識之概要；即選

讀第一輯之任何一組，或第二輯之任何一冊，亦能各有所得，恰如其分。

六、編者本二十餘年教授中學國文之實際經驗，著述此書，深望各中學教師暨社會人士於試用之後，予以指正，不勝企盼！

章與句

上冊目錄

第一章	孤兒之淚	一
第二章	音調和節奏	一四
第三章	句的構成	二六
第四章	語氣	三七
第五章	語文研究會	四七
第六章	急雨	五八
第七章	在病中	六五
第八章	關於標點符號	七六
第九章	古代修辭論	八八
第十章	比喻種種	九九

第十一章	夸飾的研究·····	一一一
第十二章	省略和婉曲·····	一二二
第十三章	比擬和借代·····	一三三
第十四章	中秋之夜·····	一四四
第十五章	摹擬與創造·····	一五五
第十六章	重陽的故事·····	一六六
第十七章	詩句與文句·····	一七七
第十八章	生活的掙扎·····	一八九
第十九章	怎樣訓練自己·····	二〇〇
第二十章	今文十弊·····	二一二

第一章 孤兒之淚

一個仲夏的清晨，章明在晨光曦微中沿着南京路向東走去。微風吹亂了他底頭髮，舊長衫的下緣，也跟着飄盪起來。他擡起頭來，是一張蒼白色的顏面，汗珠掛在額角，手裏的書似乎增加了些重量，他停下脚步向四週望望，在涼風裏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馬路兩旁的店門，大都還緊閉着，幾家宵夜館裏的夥計，伸着腰靠在店門口，幾輛汽車駛過了，帶給他一些汽油的味兒。

轉了幾個彎，他在一個學校門口停下來，國旗在門口飄揚，他臉上浮出了一陣喜悅，像得到了新生命似的。他急急用手抹去額上的汗，直走了進去。

宏文中學在上海是有相當的歷史的，但是原有的校舍卻在八一三戰事中燬滅了，當然在這市場的附近，在只適合於商業，用的房屋是不大適宜的，一切設備都非常簡單，然而這裏卻充溢了熱誠和愛。這天，是這學期開始的一日，學生們都懷着興奮的心，在教室裏談論着。

章明走進了秋二年級的教室，同學們和他交互用詫異的眼光注視着，這場合在章明是陌生的，暑假

中，他從將破碎的故鄉流亡出來，子身隻影，做了大都會中悲劇裏的一個角色。他懷戀着過去，希望未來。過去的學校生活使他感到安慰，在炎熱的盛暑裏他出賣過不少的血，然而他並不頹喪，因為這樣他可以再踏進幸福的圈子了。他找到了第三十四號座位，靜靜地坐了下來。

坐在他隔壁是一個年紀和他彷彿的年輕孩子，頭髮剪得短短的，穿着一件青色的襯衫和黃色短褲，眼睛長得很大，表示他並不是一個愚蠢的人。他正在國文書的簿面上寫他底名字——「陳祖平。」

章明向四周端詳了一下，一陣嘈雜的談話聲使他有些煩膩，他用左手支着下顎，浸潤在沈思中。

上海是他第二個故鄉，也是他降生的地方，六七歲時，他正是一個富家的少爺，幾種糖果的名稱是他聽慣了的，每天，爸爸坐着汽車回來，帶給他一束名貴的禮物。十歲以後，家境漸漸不如從前了，爸爸臉上常常籠罩着一陣可怕的憂鬱，家裏接着搬過幾次房子。一二八戰事爆發了，他們單身從南市出來，他在這時候，懂得了租界上的有趣，然而他爸爸卻在這繁華的租界上永別了他們。這時候，他年紀還小，不曾感到什麼悲哀，不過當他和媽媽離別上海搬回蘇州去的時候，他曾在輪船上灑過不少的淚，為的是捨不得離開這使人懷戀的上海。

如今他又重來了，但是現在年紀長大了些，上海給予他底悲哀更甚了。從前他厭惡那些貧苦的孩子，

現在卻覺得富家孩子們之荒唐了。從前，覺得學校是一個可怕的籠子，現在，他認為這是一個幸福之宮。同學們的擾攘更增多了自己底愁苦，他覺到自己是在一個四顧茫茫的大海洋中，四周只是淒涼和寂寞。

他底眼潤濕起來，在淚珠裏見到他媽媽臨死的苦笑。一個小小的市鎮上，前面臨着大溪，後面的房屋都傾圮了，飛機的聲音在頭上盤旋，幾陣狂嘯和呻吟在瓦礫堆裏在溪裏傳過來。他緊握着躺在地下的媽媽底手，他顫抖着幾乎昏迷過去，她沒有說什麼，便永別了他。這景象，他永遠不會忘記，尤其是地上留着的一綸觸目的血跡。現在，自己被別人稱作孤兒了，「孤兒」這可咒詛的稱謂啊！

他更記起舅舅底話：

「現在比不得從前了，不吃苦是不行的。到上海找個工廠去做工去，要上學，我沒有這末許多錢……」

酷熱的夏天，高高的太陽將炎熱洒到廣場的角落裏。軋軋的機械轉動起來，皮帶在棟梁和大齒輪中間儘量地奔跑着，幾個赤膊的工人肩着大鐵條進來，汗珠掛在嘴角，他臉上髒髒的，在地下拾鐵塊，鐵屑飛揚起來，幾乎使他窒息，熊熊的火光，直灼在他背上，終日昏沈沈地，沒有休息，從天沒亮一直到深夜，從深夜一直到天明。

這裏，唯一的朋友是跟他做同樣工作的小毛了，整天鼻涕掛在嘴唇上，和着鐵屑，變成二條灰色的粗紋，年紀已經十八歲了，長得和十二歲的孩子一樣高，身上瘦得可憐，背骨也有些佝僂了。但是他拖得動更大的鐵條，而且又比章明早進來，因此他常常有些驕傲的樣子，因為他底薪水比章明大些。

二個多月來的努力，他得到老闆的稱贊，但是他底身體卻消瘦了。

「進學校有什麼用？你不是讀過一年初中嗎？養成這種文弱的樣子。」——你自己掙來的錢，要讀書，我也不好反對你。近來我生意不順手，家裏吃口又重，這半年的住宿和膳食，你預備怎樣？」這是舅舅最近告訴他底話。

舅舅生活的困難，他很知道，他並沒有怨恨舅舅的心，但是他底不願隨便毀滅自己，可以讀書的時候，總得設法讀書的，摸摸口袋裏，是買書繳費餘剩的兩塊錢，——「但不知今夜此身，寄宿何處？」他有些茫然了。

教室裏的人聲突然沈靜下去，講臺上站着一個中年的教師，長長蓬蓬的頭髮，深黑色的臉龐上架着一付近視眼，身材不很高，身上的穿着不很好，是一件深藍色的布衫，他放下了粉筆和點名簿，向學生們注視了一眼。

章明在沈思中清醒過來，他看看教師底臉，一陣喜悅浮上他底心頭，他認識這教師，是上學期在內地中學裏教過的國文教師李亦平先生。

他想立起來招呼他，但是喜悅又控制他使他沒有招呼的勇氣。「他一定認識我的，等他來招呼我吧！……不，也許他已忘掉了……」

隔壁同學陳祖平在書包裏取出國文書來，接着在一個美麗的鉛筆匣中掏出了一枝鋼筆。

晨曦從玻璃窗裏直照到教室裏，撫摩着同學們底頭髮，教師臉上也露出了笑容，章明背後的兩個同學在輕輕地談話：

「是新來的？」

「壽頭壽腦。」他們都笑了。

李先生的講話開始了，大家都鎮靜下來，擡起頭注視着李先生的臉。

「諸位已經是初中二年級的學生了，在中學裏已過了一年，學習國文也已一年多啦。你們知道學習國文的目的是什麼？」

他用手摸摸下頷，微笑地靜候着回答。半晌，教室裏靜靜地，沒有人回話。他又說了下去：

「學習國文的目的，最簡括地說是爲了應用。多讀別人的文章，可以養成賞鑑批評的能力，多作文，可以使應用時不感受到困難。因此，國文並不是人生的一種點綴品，乃是應用上不可缺少的一件東西。」

國文的範圍很大，從幾個字的選擇，一直到各種專門學問的研究都在其內，但是我們可以分做三個項目來說。」

他拿了粉筆，轉過身去，在黑板上寫了「文學」「文章」「文字」三個標目，回過身來，撲撲袖口上的粉灰又說下去：

「文字，便是字和詞的認識，每個字有每個字的意義，中國有專於研究字的學問，叫做『小學』，又叫做『文字學』，這裏面專於討論每一個字的組成和音讀的。例如中國的『國』字照理便是『或』字，口代表疆域，『戈』是表示守土的兵士，後來『或』字借做虛字了，便在『或』字上而再加一個圈子。

但是，現在初中學生卻不必如此深究它底來源，只應知道每個字的筆劃和意義，少寫別字和少用不妥當的詞兒好了。我相信，這一部份工夫，你們在上一年已有了長足的進步。」

他咳嗽了一聲，在講臺上走前了數步。在黑板上寫了「彰彰」兩個字：

「這一年，是該研究『文章』了。本來『文章』的旁邊應該加上『三撇』的，說是有文彩的意思。從文，

字組成了句語，再由句語組成了文章，整篇文章的好不好，有好多個條件：第一是句子通不通；第二是句子安排得好不好；第三是標點和段落；第四是整篇結構和思想；讀別人的文章，正可以作自己作文時的參考，因此學校中的課程，便有講解和作文兩項，這二者是相提並重的。

作文和口頭說話是有相當的關係的，文章乃是將說話寫在紙上去。那麼會說話的人，一定會做文章了，是不是？」

李先生突然停了話頭，向全班同學呆視了一下，坐在第一排的一個年齡較小的同學向先生搖搖頭，這便算是答語了。坐在末一排上有一個高個子，頭髮梳得精光的，筆挺的襯衫，露出很顯明的疊紋，他站了起來，臉上有些怕羞的樣子。他說：

「不對會說話的，不一定會做文章。」

大家目光都注視在他身上，他底臉更紅了，一聲不響地坐下去。

「他底話是對的，但是口頭說話和作文有什麼不同呢？」李先生含笑問。

坐在章明斜角的一位女同學站了起來，她用尖銳的語調，低低地：

「說話是粗俗的，文章是典雅的。」